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六

雜文二十六

雜製作

中和樂九章

補大戴禮祭法文一篇

補周禮九夏系文一篇

九夏歌九篇



山書十八篇

中和樂九章

盧照隣

歌登封第一

炎圖喪寶黃歷開璿祖武類帝宗文配天玉鑿垂日翠華  
陵煙東雲干呂南風入絃山稱萬歲河慶千年金繩永結  
壁麗長懸

歌明堂第二

穆穆聖皇雍雍明堂左平右城上圓下方調均風雨制度  
陰陽四窓八達五室九房南通夏火西瞰秋霜天子臨御  
萬玉鏘鏘

歌東軍第三

遐哉廟畧赫以台臣橫戈碣石倚劔浮津風兵拂籜日域  
清塵鳧夷復祀龍伯來賓休兵寓縣獻馘天闈旆海凱入  
耀一作輝震震

歌南郊第四

虔郊上帝肅事圓丘龍駕四牡鸞旗九旂鍾歌晚引紫煬  
高浮日麗蒼壁雲飛外求皇之慶矣萬壽千秋

歌中宮第五

祥遊沙麓慶洽瑤衣黃雲晝聚白氣宵飛居中履正稟和  
體微儀刑赤縣演教椒闈陶鈞萬國丹青四妃河洲在詠  
風化攸歸

歌儲宮第六

波澄少海景麗前星高襟誕聖甲觀昇靈承規翠所問寢  
瑤庭宗儒側席問道橫經山賓皎皎國胃青青黃裳元吉  
邦家以寧

歌諸王第七

星陳帝子嶽列天孫義光帶礪象著乾坤我有明德利建  
倏疑存苴以茅社錫以犧樽藩屏王室翼亮堯門八才兩  
獻夫何足論

歌公卿第八

蹇蹇三事師師百寮羣龍在臧振鷺盈朝豐金輝首珮玉  
鳴腰青蒲翼翼丹地翹翹歌雲佐漢捧日匡堯天工人代  
邈邈昭昭

總歌第九

明明天子兮聖德揚穆穆皇后兮陰化康登若木兮座明  
堂池濛汜兮家扶桑武化偃兮文化昌禮樂昭兮股肱良  
君臣已定兮君求無疆顏子更生兮徒皇皇若有人兮天  
一方忠為衣兮信為裳飡白玉兮飲瓊芳心思荃兮路阻  
長

補大戴禮祭法文

皮日休

祭法曰法施於人則祀之咎繇作帝謩為士師其道參乎  
舜禹不曰法施於人乎何祀典之闕哉祭法曰能禦大災  
則祀之堯舜之世山林蕃鳥獸暴益作虞也山林踈鳥獸  
鮮人民安不曰能禦大災乎何祀典之闕哉祭法曰以勞  
定國則祀之昔者周公輔武以寧殷亂佐成而定集作周立  
業制禮樂立明堂不曰以勞定國乎何祀典之闕哉如以  
咎繇伯益之功小於舜禹不在祀典則契為司徒而民成  
咎繇也宜勤其官而水死伯益也如以聖人制禮自有七  
廟不合列在禮典則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周公也如  
皆以功烈列於民者則吾之先師仲尼邁德於百王垂化  
於萬代孰不若契為司徒宜勤其官也哉日休懼聖人之

文將亂而墜敢叅補而附之其文曰  
咎繇能平其法以位終益能立其功以讓禹政周公以文  
化仲尼以德成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補周禮九夏系文

前人

周禮鍾師掌金奏九集作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按鄭康成  
注云夏者大也樂之大者歌有九也九夏者皆篇名也頌  
之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  
能具也嗚呼吾觀之魯頌其古也亦以久矣九夏亡者吾  
能頌乎夫大樂既去至音不嗣頌於古不足以補亡頌於  
今不足以入用庸可頌乎頌之亡者俾千古之下鄭衛之  
內窈窕冥冥不獨有大卷音權黃常樂名也之一音集作章者乎

九夏歌九篇

王夏之歌者王出入之所奏也

燻燻皎日歛麗于天厥明御舒如王出焉燻燻皎日歛入  
于地厥晦惟貞如王入焉出有龍旂入有珩珮勿驅勿馳  
惟慎惟戒出有嘉謀入有內則繫彼臣庶欽王之式

王夏四章章四句

肆夏之歌者尸出入之所奏也

愔愔清廟儀儀袞服我尸出矣仰集作迎神之穀杳杳陰竹  
坎坎路鼓我式入矣得神之祐

肆夏二章章四句

昭夏之歌者牲出入之所奏也

有鬱其鬯有儼其粢九變未作全集作金乘來之既醕既酢

爰音亂爰舞象物既降全集作金乘之去

昭夏二章章四句

納夏之歌者四方賓客來之所奏也

麟之儀儀不繫不維樂德而至如賓之娛鳳之愉愉不箠

不斂樂德而至如賓之娛自筐及管我有牢米集作醕自筐

及筐我有貨幣我牢不憊我貨不匱碩碩其才有樂而止

納夏四章章四句

章夏之歌者臣有功之所奏也

王有虎臣錫之鈇鉞征彼不憊一撲而滅王有虎臣賜集作

錫之珪瓚征彼不享一虔集作烘而泮王有掌誅音偵爾疆

理王有掌容儀於限反爾饗餼何以樂之金石九奏何以

賜集作錫之龍旂九旒去聲

章夏四章章四句

齊夏之歌者夫人祭之所奏也

墟墟集作墟墟衡斧翬翬榆狄自內而祭為君之則

齊夏一章章四句

族夏之歌者族人酌之所奏也

洪源誰孕䟽為江河大塊孰埏播為山岳阿厥流浩漾厥勢

嵯峨今君之酌慰我實多

族夏二章章四句

裊讀為咳夏之歌者賓醉集作歸出之所奏也

文苑英華 卷之三十一 齊夏 四

禮酒既酌嘉賓既厚牘為之奏禮酒既竭嘉賓既悅應為  
之節禮酒既罄嘉賓既醒雅為之行牘應雅三樂器也賓  
醉而出奏祴夏以此  
三器築地為  
之行事也

祴夏三章章三句

鶩夏之歌者公出入之所奏也

桓桓其珪衮衮其衣出作二伯天子是毗桓桓其珪衮衮  
其服入作三孤國人是福

鶩夏二章章四句

山書一十八篇并序

劉蛻

予於山上著書一十八篇大不復物意茫洋乎無窮自號  
為山書

天地之氣復則結者而為山也融者而為川也結於集作  
為非

其所者安靜而不動融於其時者疏決以集作  
而忘其及二  
字

集作  
反故山之性為近正川之性為革為二字集  
作融是以處其

結者有集作  
為君子處其融者為利人

天地之先未嘗有形故字其刑為人民為禽蟲萬物然後

受其字據其形之動曰生形之靜曰死嗚呼我苟不生乎

天地先而未嘗用其形竅以出納斯非混沌之似乎故吾

以混沌不嘗在天地先而在我之不為萬物集無  
萬字鑿者而

已矣

壞人者天地也使其數出故觀數以象動則有爭殺亂患  
夫數始乎手足故離吾之指為吾視其指而心亦離則數

數人乎心四字集矣故知指生六而為有餘生四而為不

足不足與其集作餘也為體不備嗚呼心既分身之有餘

與不足也則爭殺亂患何嘗不足盡二字集其數出

聖人重其生以榆出先濟其用故其羶之臭出於榆末而

後網罟不足於也集作以牢養集作於宮中故天下忘身

以自給嗚呼上古食而棄其餘集作熱而棄其皮亦足矣

是知聖人欲化而更亂其生聽鳳鳴而吹管果象也故有

象竹之聲者必有象葭之噐其集作則造其為集作而耻

葭學者鳳也故不世而來造其象而耻人學者聖人也故

末世而不出嗚呼

江河鑿而山木泣以為川既出而必伐舟也舟既入水而

蛟魚相對集作以其居泉而遠於殺者也今則造泉之具

成是大道存而異其質大道亡而運集作其禍

利以觀集作天下利盡而天下畔道以歸天下道薄而天

下去嗚呼為利物所間集作為道亦不偽故始愛其應者

終亦將以應人然則利盡所畔者必滅其後道薄而所去

者貴不殺其孤而已

城廓溝池以固民也有竊城廓溝池以盜民集作者則殺

人甚於不固夫有竊固之具必有功集作固之利苟有利

之物寇必生其下是以太古安民以巢故於野則無爭巢

固民則相殺

聲去

別起

文苑英華卷之六

進即

服必有雜珮有妾媵必有娛樂聖人既為之貴賤是欲鞭農父子以奉不暇雖有杵臼吾安得粟而舂之嗚呼教民以杵臼不若均民以貴賤

古之弓矢所以防惡也懷惡者在內所以能避集作持弓矢也故射惡未及死而奪械可以殺人於天下天下從而禁畜私械者嗚呼古之弓矢所以防惡也今則不然反防人之持弓矢也

萬物無常聲而主聲者定其悲歡則聽在心而耳職廢也謂雷為可畏則以畏聲聽之不知有時雷可長養也謂瑟為可狎則以狎聲聽之不知有時瑟可流哀集作衷也則有幽思之深砧聲之悲也去家日遠雨聲之愁也嗚呼悲愁

果在心也雷與瑟無常聲也

為學豈有歲故勞於農夫以其有遇世也故佚於使人然而雖佚不妄集作忘學以其勞而未嘗運是故死而不得止

集作正其心古有志者猶悲日月之易于人也故謂集作為飛

鳥走兔在其中付大藏之鑰未必有信之友也夫取人之

鑰必薦信以入其中集作心受人之託必有情以寄其內故

大信者不使人付集作信有道者不使人求

棺衣之厚葬以王禮百姓不貪其死以其愛名不甚於愛

身任時之重必多怨借君之權必易死是於名則君子愛

身不甚於百姓焉

聖人有意哉故勸善以爵使利爵者樂脩夫惡殺人與殺

別起



盜鈞為仁人之心則亦召盜以爵嗚呼使聖人無意則勸善不以爵矣故君子為善不獨樂欲為一作與聖人而出是不見仁人之術使爵以召盜乎

食秦人之炙則懷其妻子聞秦婦之嫁則垂涕悲其身當是時亦疑天下之妻矣吾過富貴之門則懷其爵矣及聞秦人以爵死者則垂涕悲其身當是時不顧天下之貴矣

有惡雀鹿集作爵祿之甚者揮集作持帚以驅雀結集作罟以禁鹿夫

帚罟既可以駭物則帚罟必可以取物嗚呼執其具以逐雀鹿安知不有學其具以取之故善惡去者不必惡其名善逐者不示人以其具

猿鳴不過辟蘿以其有蔓蔓者必組物夫能過其組必自

破集作駭其心嗚呼髻之組吾髮也帶之組吾腰一作身也線

集作線之組吾衣集作身也亦是集作是矣今蔓在天下安

得復破集作駭其心哉

校正二十五字 六月二十八日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六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七

雜文二十七

征伐

為建安王誓眾詞一首 補逸書一首

讀司馬法一首

雜製作

時日無吉凶解一首 祆祥辨辨一首

相解一首 禹書上下二篇

較農一首 疏亡一首

刪方策一首 寒泉子對秦惠王一首

讀韓詩外傳一首 題叔孫通傳一首

題後魏書釋老志一首 題安昌侯傳一首

征伐

為建安王誓衆詞

陳子昂

諸物管部將旗長隊正各聽命夫聖人用兵以伐有罪姦  
 慝竊命戎夷不龔則必肆諸市朝大戮原野我皇周子毓  
 萬國寵綏百蠻遐荒戎狄莫不率職契丹凶羯敢謀亂常  
 蜂聚九一作山豕食遼塞十六字集作聚兵率衆非欲勞  
 屈已推轂垂涕泣辜誠恐蒼生顛墜塗炭今契丹凶羯敢  
 亂天常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王帛布幣棄而不貢名器  
 正朔借而有謀乃將給神聖人暴殄天物故皇帝命我肅將王誅今大師已集  
 方將問罪公等諸衆及士卒已上須各嚴職事肅恭天命  
 契丹凶賊本為中國奴隸昏狂不道勞我師徒今與公等  
 及士卒久勤干戈冒犯霜露夫四郊多壘士大夫之恥叢

爾凶狡一劍可屠况皇帝義兵尅期誅剪此猶太山壓卵  
 鴻毛在鑪今日之伐湏如雷霆之震虎豹之擊舉旗斬馘  
 掃孽除凶上以攄至尊之憤下以息邊人之患鼓以作氣  
 旗以應機公等各宜戮力務當其任若能奮不顧其二字集作  
 顧命陷堅摧鋒金紫玉帛國有重賞若進退番顧向背失  
 機斧鉞嚴刑集作軍有大戮各自集作勉勵無犯典刑

補逸書

白居易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湯征葛伯荒怠敗  
 禮廢祀湯專征諸侯肇徂征之湯若曰格爾三事之人逮  
 于百集作衆啓乃心正乃容明聽予言咨先格王有彛訓  
 曰祿無常荷荷于仁福無常享享于敬惠乃道保厥邦覆

乃德殄厥世惟葛伯反易天道怠棄邦本雺于民慢於神  
惟社稷宗廟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靡禋祀告曰罔犧  
牲以其俎羞予介集作界厥牛羊乃既于盜食曰罔黍稷以  
奉粢盛予佑厥稼穡乃困于仇餉今爾衆曰葛罪其予聞  
文粹作其如予予聞曰為邦者祗奉明神撫綏蒸民二者克備尚  
克保厥家邦吁廢于祀神震怒肆于雺民離心自集作頃  
繩契已降暨于百代神集有怒字亟民叛而不顛隳者匪我攸  
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肇征有葛咨爾有衆克濟厥  
功其有倣師徒戒車乘敬君文粹作吾事者有明賞其有罔率  
職罔戮力不龔命者有常刑明賞不僭常刑無赦嗚呼朕  
告汝衆君子鑒于茲欽哉懋哉罰及乃躬不可悔

讀司馬法

皮日休

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唐虞尚仁  
天下之民從而帝之不曰取天下以民心者乎漢魏尚權  
驅赤子於利刃之下爭寸土於百戰之內由士為諸侯由  
諸侯為天子非兵不能為或非戰不能服不曰取天下以民  
命者乎由是編之為術六韜也術愈精而殺人愈多法益切  
文粹作工而害物益甚嗚呼其益不仁矣蚩蚩之類不敢惜死  
者上懼乎刑次貪乎賞民之於君猶子也何異乎父欲殺  
其子先給以威後啗以利哉孟子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  
大罪人也文粹作大罪人集作大罪也使後之君子民有是者雖不得  
土吾以為猶上焉

時日無吉凶解

沈顏

古者國家將有事乎戎祀必先擇時日以定其期是用備  
 物於有司習儀於禮寺俾臻其慮而戒其誠非所以定吉  
 凶决勝負也後之惑者不詳其故惟考時日妄生穿鑿斯  
 風不革拘忌益深至使凡庶之家將欲越一溝隍拆一葭  
 蒿必待擇日而後為之構一衡宇雜一榛蕪必審方位而  
 後為之且吉凶由人焉繫時日夫四遠之衢輪蹄未嘗息  
 也五都之市貨賄未嘗絕也萬家之邑斤斧未嘗斷也七  
 雄之世戰伐未嘗已也其凶也必由於人其吉也必由於  
 人故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一於人之所為而已矣然  
 則惑者不知其在人有一不知則罪於時日矣且以不謀  
 之將不練之士有能時日勝者乎不耕之土不實之穀有  
 能以時日種者乎以鐵為金以石為玉有能以時日濟者  
 乎是皆不能也則時日於人何有哉夫王者之兵以德勝  
 霸者之兵以義勝其次以智其次以勇故古之名將未嘗  
 不以此而戰勝也未嘗不以此而立功者也

妖祥辨

前人

凡所謂祥者必曰麟鳳龜龍醴泉甘露景星朱草所謂妖  
 者必曰天文錯亂草木變性川竭地震冬雷夏霜或者以  
 為察王道之廢興國家之治亂則古稽字考於是而不知  
 君明臣忠百司稱職國之祥也信任讒邪棄逐謹正刑賞

胡劬本作亂下注送

不一貨賂公行國之妖也既三代已後廢興之兆理亂之故鮮不由此矣若嚮所祥者果祥則周道衰而麟見妖者果妖殷道盛而彘穀生庭不其明與也一無也字

相解

皮日休

今之相工言人相者必曰某相類龍某相類鳳某相類牛馬某至公侯某至卿相是其相類禽獸則富貴也噫立形於天地分性於萬物其貴者不過人焉有真人形而貧賤類禽獸而富貴哉將今之人言其貌類禽獸則喜真人形則怒言其行類禽獸則怒真人心則喜夫以鳳為禽耶鳳則仁義之禽也以騶虞為獸耶騶虞則仁義之獸也今之人也仁義能符於是哉是以行又不若於禽獸也宜矣哉

集無哉字

或曰相者有乎哉曰上善出於性大惡亦出於性中

庸之人善惡在其化者也上善出於性若文王在母不憂

體不變故不憂

重耳弱不好弄是也大惡亦出於性若商臣之蜂

目豺聲必殺其父叔魚之虎目豕腹

集作心

必以賄死是也

中庸之人善惡在其化者若大舜設化而有苗格仲尼垂諭而子路服是從善而化者也若齊桓公管仲輔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是從惡而化者也故舜相於堯而天下平禹相於舜而大災弭咎繇相禹斯為相見者也見人知其賢愚見國知其治亂亦相也或曰賢愚者見行事而知也敢問聖人之相人知其有位哉曰堯之於舜任之以天下知其有位也舜之於四凶授之於四裔知其無位也曰苟

若是聖人之能相人也。是必賢者得其位，不肖者不立朝。三苗九黎焉得以國文粹作侯。飛廉惡來焉得以爵。曰有是者其君不能相也。將其國之是滅，豈暇相人而用哉？是則三苗九黎未聞不滅，飛廉惡來未聞不誅。嗚呼！聖人之相人，也不差忽微，不失累黍。言其善必善言，其惡必惡言，其勝任必勝任。今之人不以是術行其心，區區求子卿唐舉之術，居其窮處，其困不思，以道達不思，以德進言，其有位必翻然自負。生集作白屋有公侯之姿，食藜藿有卿相之色。蓋不能自相其心者也。或有士居窮處，困望一金之助，已有沒齒之難，有妄誕之人自稱精子卿唐舉之術，取其金則易於反掌耳。有能以聖賢之道自相其心哉！嗚呼！舉世從之，吾獨矣也。其不勝明矣。

禹書上

劉蛻

以功不就而受誅，則可謂勤民而死乎？曰不然。然則夏之郊也，奚不尋其先安得以繇配？曰以功不可就，則不可謂勤民。文粹作以功不就，則可謂勤民也。而死也，以誅其身則可為文粹作謂勤其家矣。不怨君誅而尋父功，繇當誅也。傳曰：不以家事辭王事，既勤其家為天下，故報其勤家於夏郊而已矣。有繇之誅而不廢其功，禹為其子也不以得集作天下而擇其功者禹。文粹有為字之事鬼神也。微禹之為子先人之罪，將不食矣。故其子之功由勤父嗣也。然則夏郊宜矣。於是君誅其怠也，而子不怨而家祭其勤也。民神文粹作弗畔，蓋禹以天下

不逮事其父而致孝乎鬼神云

禹書下

前人

治天下之野見之於夏功而未見先於夏功者久矣夫八年之間生聚非不壞也委積非不耗也常無憂則人怨無樂則民愁文粹作帝憂則民愁樂則民喜故以憂樂隱顯而助之常集作帝能治其心也集作者故禹後雖以身先天下而不以一身負天下之土石以其得治世之心而易使也嗚呼必不得和心之人而為可以智治則豈羽山之下忍不以智獻其父者歟夫夫文粹作天下見濡手足之禹則不見土階之上以治憂樂者也故曰心治乎水也功治乎土也其可獨禹云乎

較農

前人

功以救於民賴其功者有遠順德以化於民敦其民者有疾徐夫以三月除穀地五月穀入土雖當世不拔其苗後世不毀其穀其飲食之道順於情也故生不疵癘其道死則俎豆其功集無功字聖人救壞以禮垂世以法當世伐其樹後世毀其法所以禮違其情法違其欲者也是以生為旅人疵癘於天下肉腐於俎酒乾於噐然後為聖人是愚民賴聖人之功忘聖人之道嗚呼禮亡而爭噐矣雖有粟弱者安得而食之法壞而奪其三時矣雖有山澤農者安得而種也集作之

疏亡

前人

盜惡名也取之有以合聖人若取其亂而理之取其死而



生之則民樂其取也後豈擇其故歟故昏夜之盜為小人  
衰亂之盜為丈一作夫夫能知其取者而嘗蹈其背也故不  
以無人而棄其守者有大棄天下者仁義盜其名有小棄  
其國者小人有盜其器故春秋不貶其器聖人以一作必正  
其名嗚呼盜非惡名也左右前後亦可懼哉

刪方策

前人

古之記惡將以鑑惡而後世為昏諛淫逆徒而將徵於古  
謂古不盡善若其涕泣以信其詐罪已以固其恩陰謀反  
覆從書以滋其智矣然而記惡者將以懼民也去善者不  
足懼昔紂讀是一無是字夏書而嘗一作常笑其亡國嗚呼惡既  
不足以鑑則刑一作刊可也古無其迹可也無其迹可也集

疊此  
五字

寒泉子對秦惠王

陸龜蒙

寒泉子

秦之處

見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橫事說

大王者為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書六上而

王弗聽有之乎曰然其道如何王耶霸耶曰霸黜其霸以

濟一作躋

王乎曰不

一無不字

然則何上書之煩而不用之一作棘

而用之乎惠王曰醢鷄不能混雷霆嬰兒不能抗烏獲者響

與之懸絕故也蘇子誠辨矣安能以三寸舌一作媮一作山東

諸侯使西面朝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

隻一作枝

矢之為利也顧其猶捕風耳諸侯不可一非一朝

也齊桓晉文之霸也始若膠附終若水拆豈止連鷄不能

俱上於栖而已哉寡人塞耳義弗聞也寒泉子曰不然夫

齊晉三荆文粹作齊之人病一作疾於兵久矣方城之金十

九為兵一為鑄鈹董澤之蒲十九為幹一為箕捲父子兄

弟之血前後濺野草齊魂為燕氛趙骨化魏土悽痛之聲

入金石出絃匏聞之者悄戚酸屑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

曰朝與秦連橫暮得帖帖安卧秦亦狀戰雖鼓牙頰未能

吞諸侯秦休而強吾亦勇而奮矣設有辨口安能反覆乎

大王不用秦詔一武士尺鐵斷秦文粹作其頸無令車輪輾關

下土使東諸侯聞其言合從散橫東向以背秦大王出則

奪氣入則苞羞及其殆也披土地以奉讐國獨不念秦仲

之業艱難乎春秋祀事何面目以見宗廟惠王卒弗用寒

泉子耕於鄙趙封秦為武安君六國果奉教閉關者十五

年十九字集作趙即封蘇季子為武安君六國果拒秦閉關門十五年

讀韓詩外傳

皮日休

韓詩外傳曰韶用干戚非至樂也舜燕二女非達禮也封

黃帝之子十九年集無非法義也往田號泣未盡命也日

休曰甚哉韓詩之文悖乎大教夫堯舜之世但務以道化

天下天下嘻嘻如一家室其化雖至其制未備豈可罪以

越禮哉如以韶用干戚非至樂野有則顓頊之八風高辛

之六莖一作不以一作作矣如以舜燕二女非達禮也則

堯之世其禮未定不當責也又宜矣以封黃帝之子非法

義也則丹朱商均無封邑是廢人也哉一傳曰賢者子

義也則丹朱商均無封邑是廢人也哉一傳曰賢者子

孫必有土又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夫賢者與公侯其  
子孫尚不廢况有熊氏道冠於五帝化施於千世哉如以  
往田號泣未盡命也則舜之孝道匪天也其誰知之不號  
泣也文粹無也字則吾恐舜之命不及乎一作于堯用嗚呼韓氏  
之書抑百家崇吾道至矣夫如是者吾將間一作闕然

題叔孫通傳

前人

古之所謂禮不相襲樂不相沿者何哉非乎彼聖人也此  
聖人也不相襲者角其功利之深淺乎一作爾不相沿者明  
其文武之優劣乎一作爾故三王迭作五帝更制夏殷易置  
文武迺述其禮文昭昭若雨躍爭朗百川注潰者矣然猶  
周公刊之仲尼正之以周公之才之美謂後世無其人乎

乃有仲尼仲尼之後迄至於今望其道如顏閔文如游夏  
者鮮矣况聖人哉是後之人一無制禮作樂宜取周書孔

策為標準也漢氏受命禮壞文毀集作時無聖人苟措其  
儀立其禮不沿襲於聖製者妄也夫國之大祭不過乎郊

祀宗廟也則文集無則字漢之既命其祀也文粹作郊祀止於五疇

之祀者禮不曰兆五帝之郊者乎止於昭靈之園者禮不  
曰天子七廟者乎而叔孫生不為之正郊祀立宗廟去秦

時一作時之非制議昭靈之不禮汲汲於朝會之儀俾漢天

子為高祖身不得郊見享不及七廟噫生荆其制物刑集作

刑厥式非不標準於聖人也將以漢世斯始夫四字文粹作新去

水火方弭兵械難為改作乎將不明壇墠之位禘祫之儀

者乎若然者湯武伐桀周公去紂文粹作湯伐桀周伐紂其制可知也嗚呼不明於古制樂通於時變君子不由也其叔孫生之謂矣

題後魏書釋老志

前人

魏收為後魏書大夸西域氏之教以為漢獲休屠王金人乃釋氏之漸也秦始皇聚天下之兵鑄金人十二於咸陽漢復置之豈可復為釋氏哉夫仲尼之脩春秋君有僭王號者皆削爵為子况戎狄之道不能少抑其說耶孟子曰能以言拒揚墨者遠矣不能以言抑者收也亦聖人之徒文粹作亦罪人矣謂史少直歟則春秋為賢者諱之為尊聖徒之者諱之歟集無歟字筆削與奪在手則收之為是媚於偽齊之

君耶不然何不經之如是

題安昌侯傳

前人

安昌侯禹見時災集作變異若上體不安常擇日索齋露著

於星宿正衣冠筮得吉卦致其名集作則占如有不吉禹

為感動日休讀漢史至是未嘗不為之動心因書曰夫宰

相之節以已道輔上天地平則致於君夷狄服則致於君

風教行則致於君苟天地有災則歸於已兵戈屢動則歸

於已此真大宰輔之職也禹也為漢名相居師傅之尊處

輔弼集作導之位見災異屢發上不能匡於君下不能稱其

職孜孜稱其集無此於筮為事斯不足以為賢相之業也

嗚呼當漢帝之重禹禹之有言如師訓門人未有門人可

遠師之旨也。依違在位，竟無所發，誠伊周之罪人也。大凡國有災異，禴禘占問一作筮之事，自有司存。若官有龜人占也。為宰相者，當提大政之綱，振百司之領，握天下之樞，而已不空以斯處位也。以直論之，近乎佞；以誠論之，近乎偽。偽宰相，其名儒之恥耶？嗚呼！漢之尊禹崇師道也，禹若此者，即非崇師道之過矣。

校正六十三字二十九日抱素書屋記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七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八

雜文二十八

識行

行難一篇

交難說一篇

述行一篇

雜製作

祇園寺淨土院志一篇

植松論一篇

觀市一篇

觀博一篇

骰子選格序一篇

植蘭說一篇

止妬一篇

識行

行難

韓愈

或問行孰難曰捨我之矜從爾之稱孰能之曰陸先生叅  
何如曰先生之贖聞於天下是是非非貞元中自越州

徵拜祠部員外郎京師之人日造焉閉門而拒之滿街某

嘗往間客一作實席坐定先生矜語其客曰某胥也某商也

其生某任之其死某誅之某與某可一作何人也任與誅也

非罪歟皆應曰然愈曰某之胥某之商其得任與誅也有

由乎抑有罪不足誅而任之耶先生曰否吾惡其初不然

任與誅也何尤愈曰苟如是先生之言過矣昔者管敬子

取盜二人為大夫於公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

夫惡求其初先生曰不然彼之取者贖也愈曰先生之所

謂贖者大贖歟抑贖於人之贖歟齊也晉也且有二與七

十焉而可謂今之天下無其人耶先生之選人也已詳先

生曰然愈曰聖人不世生川文粹賢人不時出千百歲之

間儻有焉不幸而有出於胥商之族者先生之說傳吾不

忍赤子之不得乳於其母也先生曰然他日又往坐集無

焉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乎朝者吾取某與某而已

在下者多于朝凡吾與者若干人愈曰先生之與者盡於

是乎其皆贖乎抑猶有舉其多而沒其少者乎先生曰固

然吾敢求於集作其愈曰由宰相至執事凡幾位由一方

至一州凡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足克其位也耶不早

圖之一朝而舉焉今雖詳集有且其後用也必粗先生曰

然子之言孟軻不如

交難說

李觀

交之難兮久矣且苟合兮為耻昔人病於無友嗟友不可

以已矣絕壑萬丈颯颯集作鏗鏗龍吟玄雲遂興六合為陰碧

山嶽空虎嘯其中百獸悍慄歛然集作馬長風夫物以類感

何感不致交以心契何心不契此疑何心不秘然執可又

之契先古稱利集作制言求於斯不可易易二氣陶甄曰人

是先足矩地首規天大樸摧頽六情入焉一與一奪失集作

喪其自然積有億年人增險難集作艱使我行無所之居無

所安游集作未末流濺濺潰我素源源源無清流棄沉逐浮集作

詐色自伐偽心相求睚眦竭歡未竟成讐一日銷落集作

涼秋其集作朝榮無遺俗態豈留獨見神岳寒栢千尋無德

直天而生高畧集作千斗牛下睨群植匪堪與謀集作何者

為交窮達不偷樂亦同樂憂亦同憂生死循環其道率由

破產之集作惠不相為酬如斯之謂也昔夷吾九合之策

知者不孤巨鄉千里之哭今也集作人則無石父解縛於齊

相智瑩負慙於賈夫行集作信微其可有集作及乎知我則友

何微之居集作拘古之奉交多集作都不獲全耳餘之初刎頸

慨然隱憫就辱激昂自堅及其據兵而坐勢不相果白刃

可吹集作追赤心乃携憑怒相殺氣干虹蜺嗚呼噫戲也交

之難兮二字集作以利苟合愈深咆哮余當識集作常戒之不安語交

矧今之人兮無異二字集作實蒙虺蜥是故獨處兮而悲蠨蛸

冀幸歟集作若及者可振予願言與隣驂吾相之駕捧仲尼之

文苑英華卷一百一十五  
輪義者有其義仁者師其仁不其仁不其善疑作歟何滯  
於斯憂辛

述行

張琛

噫聖人之所能而賢人所難曰德德不愧則脩立之事著  
矣琛每究聖人旨顯而微隱而著義讓以表其外德行以  
明其內恩信以招其賢寬惠以廣其物剛毅以將其志溫  
柔以制其勇去義讓則父子之道乖捨德行則君臣之志  
缺廢恩信則朋友之道墜亡寬惠則刑法之政弊用剛毅  
則勇果之心遂斥溫柔則和弱之旨息六者聖人之尊賢  
人之難也所以堯舜而治丹病而廢禹湯得堯舜之道桀  
紂燕禹湯之化是則德行義讓恩信剛柔偕隨時而晦明  
也吁以偶為已任以利為已友一作反夫如是雖冠帶儼然  
事虛美於寰宇下具年足之一氣爾烏異沐猴而冠者耶  
德行可置宜乎哉

雜制作

祇園寺淨土院志

梁肅

祇園精舍淨土院者沙門常輝觀佛三昧之所也按契經  
西方極樂界曰有佛集作有佛曰無量壽如來誕敷本願爰宅  
彼土垂拱東向以提群生如想念者利有攸徃徃而至者  
住不退地至矣哉蓋出世之康衢三乘之舟楫也原夫真  
俗同體聖凡一貫隨心升降見境差別於是深靜集作相  
形依正相成離為百界合成一念如來以其然也故因其



所習視其所安隨所感化示所依處無量壽國蓋所示之一歟有若觀心佛二者不來不往誰縛誰解如是觀者生之上也如是如見集無如見二字信解觀念漸純生之次也繫緣事猷染懷淨又其次也或近或遠或真或假值佛聞法同歸一地此西方教所以爲至也或者以爲法有相空不可得生彼界者與斯土何以異是不知佛意遠矣輝旣脩此道場懼昧者不知所以然因命我紀之

植松論

符載

楚國主人嗜材罕異有樹美松於庭者培沃土灌其澤根抵深固柯葉暢達居二三年起盈尺挺於累丈始筵筓大於拱抱高姿傑然若陵重芬主人方凝睇結意曰是可采

之矣將行斧焉客有遇之者曰噫其甚也是木有戛雲之姿有構厦之材繩墨太速恐失其理今植於庭除之間克耳目之翫尚見狎近氣色不振若徙於嵩岱之間沆瀣之華注於內日月之光薄于外祥鸞嗷嗷戲其上流泉湯湯鳴其下巖岫重複漠漠然清淨靈風四起聲掩箏籟是時也當境勝神王拔地千丈大疑根實黃泉枝摩青天則可以柱明堂而棟大厦也豈暇曠之吉捨此而取其榱桷焚燎哉主人曰客言雖濶而無岸然余終能大之矣

觀市

劉禹錫

山命士已上不入於市周禮有焉乃今觀之蓋因也元和二年沅南不雨自季春至於六月毛澤將盡郡守有志于

民誠信而雲遂徧山川方社又不雨遂遷市于城門之達  
 余得自麗譙而俯焉肇令下之日布市籍者咸至夾軌道  
 而介分次焉其左右前後班間錯時如在闐闐制其列區  
 榜揭價名物參外夷之貨馬牛有牽集作私屬有閑在中  
 笥者緘文及素馬在几閣者彫彫及質馬在筐筥者白黑  
 巨細焉業于饗者列饗膳集作陳麩餅而苾然業于酒者  
 舉酒旗滌盃盃而澤然鼓刀之人設高俎解豕羊而赫然  
 華實之毛畋魚之生交蜚走錯水陸群狀夥名入隧而分  
 韞藏而侍價者負挈而求沽者乘射其時者奇贏以游者  
 坐賈顛顛行賈遑遑利心中驚貪目不瞬於是質劑之曹  
 較固之倫合彼此而騰躍之易集作良苦於集作巧言教  
 量衡於險手抄忽之差鼓舌僭倖詆欺相高詭態橫出鼓  
 囂譁空煙埃奮羶腥壘集作屣齧而合之異致同歸鷄  
 鳴而爭赴日午而駢闐萬足一心恐人我先交易而退陽  
 光西徂幅員不移徑如初中無求隙地俱唯集作守大鳥  
 鳥樂得腐餘是日倚衡而閱之感其盈虛之相尋也速故  
 著于篇云

觀博

前人

客有以博戲自任者速集作余觀焉初主人執握槊之器  
 寘於廡下曰主進者要者約之既揖讓則集作次有博齒  
 齒異乎古之齒其制用骨觚稜四均鏤以朱墨耦而合數  
 取應暮月視其轉止依以爭道是制也通行之久矣莫詳

集作  
屣

所祖以其用必投擲故以博投設之是日客抵骨於局且祝之曰其來如趣集作趨其去如脫集作道事先趨起命中無蹉跌

無從彼呼無伴集作戾我但分曹道迫自旦至于日中晏而

率與所祝異焉客視骨集作祝如有情焉或憑焉悉置之不

洩又從而齧齧踈躡之莫顧其十日之哈讓也乃曰非余

術之不工是朽骸者不余界也請刷耻于奕棋主人促命

燭以續之驚神嘿計巧竭智墮主進者書勝負之數于牘

視其所喪又倍前籍焉觀者曰以夫人之褊心亦將詬棋

而抵枰矣既乃恬而不恤赦然有失鵠求身之色人咸異

之子劉子曰先人者制人博投是已從人者制於人枯棋

是已二者豈有數存乎其間哉何處之勢異耳是知當軸

者易生嫌而退身者易為譽易生之嫌不足貶也易為之

譽不足多也在集作亦辯其所處而已

骰子選格序

房千里

古之序班位列爵祿非獨以理萬民揔百事且用以別白

賢不肖堯為君舜為相其下有共鯀焉成王為君周公為

相其下有管蔡焉舜周公之貴非幸也宜也共鯀管蔡之

殛放非不幸也宜也故賢者宜進之雖已貴益其祿厚其

爵不為幸不肖者宜退之雖已賤奪其廩削其秩不為歎

由是人用自勵遷善去惡強奮自篤後代衰微升於上者

不必賢沉於下者不必愚得不必功失不必過賢者知其

善不足恃耻比肩而趨故賢未嘗進不肖者知其惡不果

棄文粹有惟字奮臂而逞故不肖未嘗退有賢者退人雖心知

之卒無柰何且曰非人也命也有不肖者進人雖心知之

又文粹有益字無可柰何亦曰非人也命也以是善不勸而惡

不悛率曰付文粹作賦諸命而已矣果如是聖人所謂仁誼忠

信者何足道哉姑徵其有命無命耳悲夫斯後代之不可

復古豈不由是也開成三年春予自海上北徙舟行次洞

庭之陽有風甚急繫船野浦下三日遇二三子號進士者

以六骺文粹作骹雙雙為數文粹作駝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為進身

職官之差數豐貴而約賤卒局座客有為尉掾而止者有

貴為相臣將臣者有連得美名而後不振者有始甚微而

歛升于上位者大凡得失酷似前所謂不繫賢不肖但卜

其偶不偶耳達人以生死為勞息萬物為一焉果如是吾

今之貴者安知其不果賤哉彼真為貴者乃數年之榮耳

吾今貴者亦數刻之樂耳雖久促稍異其歸於偶也同列

禦冠叙穆天子夢遊集作事字近者沈拾遺述枕中事彼皆異

類微物且猶竊爵位以加人或一瞬為數十歲吾果斯人

也又安知數刻之樂果不及數年之榮耶因條所置進身

職官遷黜之目為骹子選格序

植蘭說

楊夔

或種蘭荃鄙不遘茂乃法圃師汲穢以漑而蘭淨荃潔非

頓乎衆莽苗既驟悴根亦旋腐噫貞哉蘭荃歟遲發舒守

其元和雖瘠而茂也假雜壤亂天真雖沃而斃也守真介

而擇祿者其蘭荃乎樂淫亂而偷位者其雜莠乎受莠之  
僞爵者孰若龔勝之不仕耶食述之僭祿者孰若管寧之  
不位耶嗚呼業圃者以穢為主而後見龔管之正

止妬

前人

梁武平齊盡有其內獲侍兒十餘輩頗娛於目然為郗后  
所察動止皆有隔抑拘其憤恚殆欲成疹左右識其情者  
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云以鶻鷓為膳可以療其事使不  
忌陛下盍試諸梁武從之却茹之後妬減殆半帝愈神其  
事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羞諸以遍賜群臣使不才者無  
妬於有才挾私者不妬於奉公濁者不妬其清貪者不忌  
其廉俾其惡去勝忌前皆知革心亦助化之一端也帝深

然其言將詔虞人廣捕之會方崇內典誠於血生其議遂  
寢

校正三十一字

廿九日

文苑英華卷三百七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九

雜文二十九

紀事

廣陵散解一篇

魏生兵要述一篇

記異一篇

義激一篇

紀錦裙裙一篇

言贈一篇

雜製作

上洪範圖章一篇

早辭一篇

答問諫者一篇

紀事

廣陵散解文粹作琴止息說

韓阜又載舊唐書本傳

妙哉稽生之為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商主秋聲

六字文粹作其秋也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音上商為秋聲

承金運商金聲也文粹有所以知魏云文子季而晉將代

也慢其商絃而與宮同音者是臣奪君之義也此所以知司

馬氏文粹有將篡也司馬懿受魏明帝顧託後嗣反有篡

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彌露王陵都督揚州謀立荆王彪

母丘儉文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為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

室之謀皆為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

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敗散於廣陵故名其曲為廣陵

散言魏氏散自廣陵始也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

也其哀憤躁蹙瘳痛迫脅之旨盡在於是矣永嘉之亂其

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且避晉魏之禍所以

託之神鬼也

魏生兵要述

劉禹錫

余為書殿學士四年所與居皆鴻生彥士一旦詔下懷吳

郡章而東門下生成惜是行且曰吳中富士必有知書宜

為太守所禮者及下車閱客籍森然三千有鉅鹿魏生將

集作所著書來謁曰不佞始讀書為文章凡二十年在貢

士中孤鳴甚哀卒無善聽者退而收視易慮伏北窓下考

前言成兵要十編度諸侯未遑是事將笈而西求一言以

生羽翼予取其書觀之始自黃帝伏蚩尤終于隋氏平江

南語春秋戰國事最備磅礴下上數千年間其攬撫評議

無遺策用是以干握兵符貴人宜有虛已而樂聞者予盍

行乎吾知元侯上舍不獨善雞鳴彈長鋏三五九九之伎  
顛之而已

記異

白居易

華州下邽縣東南三十餘里曰延年里里西南有故蘭若  
而無僧居元和八年秋七月予從祖兄曰俾自華州來訪  
予途出於蘭若前及門見婦女十許人服黃綠衣少長雜  
坐會語於佛屋下聲聞于門集作外兄熱行方渴將就憇且  
求飲望其從者蕭士清未至因下馬自繫韁於門柱舉首  
忽不見意其退藏於窻闥之間從之不見又意其退藏於  
屋壁之後從之又不見周視其四旁則堵墻環然無隙缺  
覆視其族談之所則塵壤杳然無足跡繇是知其非人悸

然大異之不敢晉上馬疾驅來告予予亦異之因訊其所  
聞兄曰云云甚多不能殫記大抵多云王胤老如此觀其  
辭意若相與數其過者厥所去予舍八九里因同往訪之  
集作馬果有王胤老者年老即其里人也方徙居集作蘭若

東百餘步葺墻屋築場藝樹僅畢明日而入既入不浹辰  
而王胤老死不越月而妻死不踰時而胤之二子與婦一  
孫死餘一子曰明進大恐懼不知所為意新居不祥乃撤  
屋燃樹夜徙去遂獲全焉嘻推而徵之則衆君子謀於社  
以亡曹婦人來集作藝麋竺之室信不虛矣明年秋予與兄出  
遊因復至是視胤老之居則井湮竈夷闐然惟環墻在里  
人無敢居者異乎哉若然者命數耶偶然耶將所徙之居

集作 拔集作

文苑英華 卷九 余明



效苑英華 卷之七  
非吉土耶抑王氏有隱慝鬼得謀而誅之耶茫乎不識其由且志於佛室之壁以俟辨惑者九月七日太原白樂天云

義激

崔蠡

長安里中多空舍有婦人傭以居者始來主人問其姓則曰生三歲長於人及長聞父母逢歲飢不能育棄之塗故姓不自知視其貌常人也視其服又常人也歸主人居傭無有闕亦常傭居之婦人也旦暮多閉關雖居如無人居且久又無有稱宗族故舊來訊問者故未自道終莫有知其實者焉凡爲左右前後隣者皆疑其爲他且窺見其飲食動息又與里中無有異唯是織絰緘緹婦人當工者皆不爲罕有得與言語者其色莊其氣顓莊顓之聲四馳雖里中男子狂而少壯者無敢侮居一歲懼人之大我異也遂婦于同里人其夫問所自其云如對主人之詞觀其付夫之意似沒身不敢貳者其夫自謂得妻也所付亦如婦人付之之意既生一子謂婦人所付愈固而不萌異慮是後則忽有所如往宵漏半而去未辨色來歸于再于三其夫疑有以動其心者怒頽去之以其有子子又乳也尚依違焉婦人前志不衰他夜旣歸色甚喜若有得者及詰之乃舉先置人首於囊者撤其囊面如生其夫大恐恚且走婦人即卑下辭氣和貌怡色言且前曰我生於蜀長於蜀父爲蜀小吏有罪非死罪也法當笞遇位而酷者陰以非

法繩之卒棄市當劬力不任其心未果殺今長矣果殺之力符其心者也頭無駭又執其子曰爾漸長人心漸賤爾曰其母殺人其子必無狀既生之使其賤之人為非勇也不如殺而絕遂殺其子而謝其夫曰勉仁與義也無先已而後人也異時子遇難必有以報者辭已乎疑其夫決既出戶望其疾如翼而飛云按蜀婦人求復父仇有年矣卒如心又殺其子捐其夫子不得為恩夫不得為累推之於孝斯孝已推之於義斯義已孝且義已孝二字疑婦人也自國初到於今僅二百年忠義孝烈婦人女子其事能使千萬歲無以過孝有高愍女庾義婦楊烈婦今蜀婦人宜與三婦人齒前以隴西李端言始異之作傳傳備傳陵崔疑又作文目其題曰義激將與端言共激諸義而感激者蜀婦人在長安凡三年來于貞元二十年嫁于二十一年去于和元初

紀錦裙

陸龜蒙

侍御史趙郡李君好事之士也因余話上元瓦官寺有陳後主羊車一輪天后武氏羅裙佛幡皆組繡竒妙李君乃出古錦裙一幅示余長四尺下廣上狹下濶六寸上減三寸半皆周尺如直其前則左有鶴二十勢若飛起率曲折一脛口中街葶藶輦右有鸚鵡聳肩舒尾數與鶴相等二禽大小不類而隔以花卉均布無餘地界道四向五色間雜道上累細鈿點綴其中微雲瑣結牙以相帶有若駁霞

集作 裙 集作 條

殘虹流烟墮霧春草夾經遠山截空壞墻古苔石泓秋水  
印丹浸漏粉蝶塗染盤縮環珮雲隱涯岸濃澹霏拂靄抑  
寘密始如不可辨別及諦視之條段斬絕分畫一一有去  
處非繡非繪縝緻柔美又不可狀也裏用繪綵下製綫尚  
如舊兩旁皆解散蓋圻城零落僅存此故耳縱非齊梁物  
亦不下三百年矣昔時之工如此妙耶曳其裾者復何人  
焉因筆之為辭繼于錦譜之後俾善詩者賦焉集作

言贈

林簡言

長慶壬寅歲簡言賃居善和里貧窶渡落交親罕至無何  
一日門有扣聲合申疾薄部得何紹姓字延乎賓館具酒  
為誠再至亦如之既熟至之又至之乃至於日至嘗從容  
談及忠孝之道無位無陳力之所無聞非過也孝之道以  
色以至難貧如黔原無聞非過歟予聆其詞得其心知其  
孝道篤也後曰吾違親久矣趨庭之意無曠日時今越七  
日歸古有贈言豈無曠乎曰慈烏返哺孰謂禽也吳起不  
歸孰謂人也

雜製作

上洪範圖章并序

盧碩

予以尚書洪範篇書于縑素施于屋壁有客覩之而言曰  
此其所謂君人之大法武王所以繼三為明蓋能盡心于  
是也苟將諸吾君列乎鳳宸之右足以興三代之理予乃  
條其事為章以奏之

文苑英華

五

文苑英華

六

北斗

微疑作

祀疑作  
原疑作

臣聞下言上貢各以其職儒學之流請以儒言夫彛倫九疇不可廢叙之數之自微而彰持之一得陰陽咸賴行之一失細大被咎夫始之以五行蓋明五行所主之宜也繼之以五事為事在諸身順之則乎道故貌恭作肅言從作又視明作哲聰聽作謀思睿作聖夫行不敬則貌不恭正不理則言不從明不察則視不緻心喪識則聽不達性不通則思不睿次之以八政教之勤以足食也教之求貲積貨也教之以敬鬼神以成化也設思主人土居人也司徒教眾禮義也司寇考淫盜而原過濫也賓師以往來而防姦賊也又次之以五紀所以占日月星辰歷數之變度君理內則五紀和叶一歲之功成焉又次之以皇極所以用

五福錫庶人亦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也又次之以三德謂人君之德施有三也能以正正人之曲能以剛強立已之事能用和氣以理于物皆隨義而伸道也次之以稽疑謂先占謀于龜策與人事叶吉而後歸之於正也又次之以庶徵謂風雨暘燠寒也風以動雨以潤暘以乾燠以長寒以成君尚敬則雨潤尚理則陽舒至明則燠暢能慮則寒順去察則風調謂疑習狂妄行過差專逸豫縱剽急肆昏暗則咸反次以五福六極謂君善茂育則人蒙壽富康寧好德終命之福死免凶疾憂貧惡弱之極也九者具于天蟠于地格于人

旱辭

周墀

疑作

去聲 去聲

一作

一有之字 一有之字

元和九年旱不周畿斗位直午祝融權威焦金爍石火雲  
 犇馳雄獸遁足棲鳥不飛太陰厄薄雨龍慵癡有泉涸源  
 有木拆枝有地文裂有草戕萎炎光鬱洞太陽赫曦田莫  
 可牛稼莫可鎡瞻彼雲漢萬民莫綏秋既罷矣奚療民飢  
 行者燔趾居者炊肥迺命長吏分土之師曝巫于日徙地  
 而市偶泥而龍歌鍾彈吹誕搜祠廟牲鬯繁祀威巫虔祈  
 以期是擬期而越應管巫不媚萬民首仰日瞻其尚渾碧  
 萬里光蒸交湯於戲天胡不降原也煌烈極目一狀民罕  
 求穀殍莫求葬拒飢而憊困煥而瘴持願訴天急睫而望  
 於戲天胡不降汝南周子宇靡其間上靡其屨不稼不穡  
 焉就口食祗寺蚤暮暇惟滂滌天既不蒙我憂孔益徙市

曝巫揮時紛徙俗宜此尚天其知辱汝南周子稽首謂曰  
 大凡天地陽壯春夏陰結凝沍當陽之盛陰南施雨過而  
 不時陰陽失序帝心既憂吏民亦苦命太史兆何失其所  
 昔漢宣帝遭潤旱曠憂惟不寧退避正殿公卿大夫省宰  
 損膳以禳民災以拯大難焉今效昔冀憇民患無使蒸庶  
 蒼傍換亂於戲胡不為滂荒蕪之境不勞旻蒼地惠中國  
 以綏天子邦

答問諫者

陳黯

或問古之士能直諫不君之君者其誰為最曰有諫秦者  
 齊人茅焦也曰夏無龍逢耶殷無比于耶曰不以之無而  
 功德相遼耳夫諫者不獨以言忠而欲其氣雄不獨以名

文粹  
一作  
有字  
無

鼎  
一作  
而  
一作  
忘  
一作不難  
乎其心哉  
一作不難  
乎其詞哉

彰而欲其事立四者克備是為難矣昔嬴氏吞噬群雄以  
取天下豪華奢侈古初無先故非有必為而諫有必距當  
其遷太后於雍有及泉之誓凡戮諫者二十七人矣天下  
忠赤之士莫不因氣鎖詞是時焦能獨奮勇果不顧其威  
且肉視虎狼冰醜湯鑊誣造庭折其四矢俾暴主悔非  
遷善敬從其言繇是骨肉之恩斷而再續君臣之義捨而  
再交諫爭之路塞而再啓皆由焦之功也噫亡軀徇忠亦  
諫者之職然決死於二十七人之後不難其心乎進諫於  
二十七人之後不難其詞乎斯可謂言忠氣雄名彰事立  
備矣豈若龍逢諫桀比干諫紂徒自柔聲婉詞而又身不  
免事不立其足為茅先生之徒歟問者喜而退溫陵黃伯光曰焦戰

國士耳不難其死以賈名時多能之黠喜其言售  
至貶削二賢以讚揚其美斯亦過矣覽者詳焉

一作皆文粹

後正一百二十四字

文苑英華卷第二百七十九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八十

北省一

侍中

沈文季加侍中詔

沈約

門下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西豐縣開國侯新除鎮軍將軍沈文季業宇流沈正鑑識超通九九秉茲恭恪誠著匪躬難起非慮密邇塘坊疑罄力盡勤萬雉增固寵服攸加實為朝典可侍中僕射新除侯如故主者速施行

崔慧景加侍中詔

前人

門下護軍將軍樂安縣開國子慧景志氣淹通識履詳正誠烈款盡義簡朕心加榮近侍抑惟廟疑序可加侍中子



如故主者速施行

王亮王瑩加授詔

前人

門下京輔華貫端副要重政首民經任切朝寄尚書左僕

射亮潘哲淵深道風清邈時京疑民譽僉望所歸中領軍

南徐州大中正南鄉侯瑩德宇夷曠鑑識疑遠關協隆

內外允諧逆徒從慝躬衛時難氛侵既澄並宜光贊緝熙

穆茲景化亮可侍中丹陽尹瑩可侍中尚書左僕射本官

中正侯並如故主者速施行

臨川王子晉南康侯子恪遷授詔 前人

門下侍中臨川王子晉志業清敏器尚夷通秘書監右領

軍南康縣開國侯子恪理識閑悟思懷韻警宜出聞朝政

入侍帷幄子晉可左臣疑是民字 避唐諱尚書子恪可侍中王侯

並如故主者速施行

王茂加侍中詔

前人

門下居中作衛號望清重任揔儲宮朝難其選望蔡縣開

國公新除尚書右僕射茂器度淹弘志局詳穩契闊艱夷

情深恒寄顯命載加允副僉屬可侍中衛將軍領太子詹

事開國公如故給鼓吹一部主者施行

中書令

授張說中書令制

蘇頌

門下咸有其德委廟廟之元宰知無不為歸掖垣之成務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中書令上柱國燕國公張說合和育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蘇頌 中書令制 蘇頌



粹特表人師懸解精通見期王佐立言布唐詔令文武之  
用定策勵忠公之典才冠代而不有功至大而若虛自頃  
弘益時政發揮王道萬事必理一心從義以觀其獨伯起  
慎於四知常得其真叔敖謹於三省詔令故能深而不竭  
久而彌芳宣大號於紫宸潤昌圖於清禁我憑柱石爾作  
鹽梅正名之謂群議斯集可守中書令散官勳封如故主  
者施行先天二年九月十一日

授姚崇兼紫微令制

前人

黃門天之紫微地在清禁宰臣為重庶政攸先不有殊才  
曷云兼寄金紫光祿大夫兵部尚書同紫微黃門三品監  
脩國史上柱國梁國公姚崇河山粹氣禮樂清英德量在

寬公心益厚詔令詞必體要行之自遠學以窮微志於可  
大允茲忠讜光我謀謩聞善若驚欲仁斯至衣冠以為著  
蔡廊廟資其柱石朕之欽者管樂人之傑者蕭張遂能以  
身許國開物成務邦是用又朝惟得賢北辰環拱西垣近  
密俾因題劔之榮式演如絲之命可兼紫微令餘如故主  
者施行開元元年十二月三十日

授劉幽求同中書門下三品制 前人

門下弼諧庶政亮采有邦不遇人傑孰膺王佐金紫光祿  
大夫守尚書左僕射知軍國大事監脩國史上柱國徐國  
公劉幽求偉量天假宏才代出子產之道四既取諸身咎  
繇之德九以成其用伊昔邁屯感義詔令謀始泊于開泰

防萌釁初景化俟其丹青讒詞變於白黑頃居炎瘴受釐  
之對莫聞重踐台衡從政之言益啓睠茲密勿方聽訐謨  
宜兼委於掖垣仍具瞻於禮闈可同中書門下三品餘如  
故主者施行

先天二年  
九月八日

門下侍郎

授崔日用黃門侍郎制

前人

門下才爲於時以宣可大之業精貫於日以定非常之勛  
古稱王佐今乃人傑太中大夫守兵部侍郎兼知雍州長  
史修文館學士騎都尉安平縣開國子崔日用果行育德  
修辭立誠孝則揚親忠於事主堂堂乎貌暢君子之風諤  
諤其言蘊大臣之節故能書讀萬卷文窮四始高步登朝  
平心待物日者醜孽未殄嘉謀潛斷臨危不顧見義而作  
是用底寧實所繫賴師兵戢矣京兆晏如宜緝台階之政  
式拜掖垣之寵可銀青光祿大夫行黃門侍郎參知機務  
學士勲封如故主者施行

授張庭珪黃門侍郎

前人

黃門東西禁掖出納王言精選賢良用存駁正正議大夫  
行尚書禮部侍郎上柱國兼判尚書左丞張庭珪文儒秀  
士謇諤忠貞汪洋有大雅之風明敏得至公之操言惟及  
雷暴歲嘗聞學則臨池當時莫比自歷遷臺省受理綱轄  
聲塵益茂問實攸稱俾登青閣之榮式踐丹墀之列可黃  
門侍郎勲如故主者施行

中書侍郎

授薛稷中書侍郎制

前人

門下慶傳於家者代濟其美才許於國者時無與讓由是  
密勿爲用訐謨所歸銀青光祿大夫行黃門侍郎修文館  
學士河東縣開國男參知機務薛稷河汾之英廟廟之寶  
相門前社則名優作誥詞場舊業則譽動飛文公貞性成  
仁和道勝坦然之量群物不干其靜穆如之風九流不測  
其度頃糴多難克仗嘉謀翼戴朕躬保寧王室厥功茂矣  
朝廷賴焉俾廻踐於綸闈以增輝於鼎席可行中書侍郎  
餘如故主者施行

授徐安貞中書侍郎制

孫逖

門下中樞之要久闕其官仄席而求實難其選中大夫檢  
校尚書工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上柱國徐安貞清才特  
達雅量深沉爲德行之宗師是文詞之雄伯頃司水土兼  
典圖書博綜維精彌綸有叙王言是屬公議攸歸宜增秩  
於五字俾齊名於三入可守中書侍郎餘如故

左右常侍

授解琬左散騎常侍制

蘇頌

門下散騎之列曹貂入侍選於耆艾用均師友金紫光祿  
大夫致仕上柱國解琬文合騷雅學殫經籍百城分按南  
憲是繩萬里出師西戎即序頃以剖符從政解印歸休章  
旣拜而遂行禮及傳而則往雖風規莫擬而志力猶茂乞

言伊屬寧忘賜杖之榮替否旁求宜副安車之命可行左散騎常侍散官勲如故主者施行

授褚無量右散騎常侍制

前人

黃門獻納之任虛求是屬列于侍臣莫匪耆舊銀青光祿大夫前散騎常侍上柱國褚無量佩服純行周旋雅道夙侍金華之講屢膺石渠之命故能禮自柔嘉動多忠益頃在艱罰近終喪禮覃思研精華皓不倦直辭讜議清明可觀俾重春卿之儒還居德璉之任可右散騎常侍勲如故主者施行

授王駿左散騎常侍制

前人

黃門侍臣之任朝廷所重賞善惟速蕪才是先銀青光祿大夫并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王駿志力堅剛風情慷慨傳為書癖成誦在心言應筆精目懸於手受一方之委惣三軍之令士卒感恩以爭效徇戎滅迹而皆遠功其茂矣朕實休之用憑龍豹之韜更踐貂蟬之位可左散騎常侍兼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勲如故主者施行

授李季卿右散騎常侍李涵尚書右丞制 常袞

門下侍從出入贊清禁之事管轄糾正錄中臺之書多用儒雅必求公亮正議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集賢待制隴西縣開國子賜紫金魚袋李季卿碩量寬弘雄詞典麗道素可尚風猷自遠銀青光祿大夫前行尚書右丞兼御史大夫充河北宣慰使襄武縣開國公李涵文以禮樂主於

忠信雅有學行通於禮體並才望推重聲華茂著端集作竭  
誠之效早見於艱虞從政之績備彰於事任簡廉無私純  
白不染守以直道行其至公載馳輶軒善喻中旨歷踐臺  
閣率由舊章拔選部之滯才留左曹之駁議士林公族歸  
美攸多或久次懋官已深於滿歲或外除過禮且聞於踰  
月宜遷顧問之職俾膺物典之授季卿可守右散騎常侍  
餘如故集作左 丞散官封如故主者施行

授崔昭右散騎常侍制

前人

門下散騎以贊導侍從承答顧問前代參用言語政事之  
臣集作官 俾其盡規忠益以穆朝化也今位望逾重選之更  
精銀青光祿大夫前京兆尹兼御史中丞博陵縣開國子

崔昭經之以文敏紀之以憲則直而不肆剛而能容精識  
知微長材致遠不易於風雨之晦不爭於險易之途常所  
委遇多在雄劇理平之美居最一時任畿甸集作邦畿 千里之  
重齊趙張三王之政事當其適義合於權檢蕭姦豪撫懷  
孤老資奉軍國從容瞻濟翼翼之化刑集作布 于四方予欲  
左右有人訪求得失服茲舊列俾爾廻翔可守右散騎常  
侍散官封如故主者施行

授能元皓左散騎常侍制

前人

門下聯八貂之貴同二府之品望尊而事不親地近而職  
非密蓋贖達之所尚俾勞臣而處休命集作令 所以廣其員  
而盛其選也太子賓客兼光祿卿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

能元皓以忠烈自將以勇謀用師夷險一心精剛百鍊不  
奪之節貫於風霜殊常之勲銘在鍾鼎累更任遇休有令  
聞出入龍樓已先調護之列優游騎省載昇顧問之地可  
行左散騎常侍餘如故

授郭晞左散騎常侍制

前人

勅切問之司實參朝議僉諧之命允屬時髦同朔方節度  
副使特進試殿中監察御史大夫克朔方先鋒兵馬使上  
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郭晞文武成器公忠亮集作亮節年方  
雅髦理適經通詩禮之方服於廷訓韜鈴之累稟自朝謀  
以少年之才雄有老成之持重俾張我武克定西疆業其  
勲以象贄大其門而出將兵嚴既解朝選攸歸舉以令聞  
允茲近侍可行左散騎常侍散官勲封如故

授蔣渙右散騎常侍制

前人

門下獻納之重周爰是咨必擇通賢用光近對銀青光祿  
大夫光祿卿上柱國汝南郡開國公蔣渙德弘禮器學貫  
儒流孝友彰其令名文詞是其餘力合大雅之明哲達中  
庸之隱微清方有恒華皓益固直道而處風猷自高爰藉  
論思之才用膺侍從之事副予良選佇爾嘉言可右散騎  
常侍散官勲封如故

授裴何左散騎常侍制

元稹

勅周文王侍從之臣無可使結韉者我知之矣左右前後  
無非令人朕以將壯之年臣妄天下司其忽集作忽速其在

於持重温良之士以鑑之乎前陝虢等州都防禦觀察處  
置等使中散大夫陝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中丞萬全  
縣裴貫河東有萬全縣開國子賜紫金魚袋裴何縉紳之徒言  
其閨門之行僅至於衣無常主兒無常父矣推是為政仁  
何遠乎是以發自王畿至于陝服多歷年所終無尤違每  
移孝友之風以懲強暴之俗其棠之下廉讓興焉予欲用  
垂璫夾乘之官以代吾盤孟常弦之戒不亦可乎守左騎  
常侍散官封賜如故

授孔戣右散騎常侍制

白居易

勅昔齊桓公心體懈墮則隰朋侍漢武帝衆本雖同親重疑是成帝  
儒術則劉向從今之常侍是其任集作矣中吾選者莫匪

正人集作稱其任者唯正人乎大中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

紫金魚袋孔戣言行謹直風操端莊肅然禮容清廟之器

始自筮仕至集作迄于天官虛舟為心利刃在手全材具美

時論多之可使珥貂立于集作吾左右從容侍從以備顧問

隰朋劉向豈遠乎哉可右散騎常侍

授歸登右散騎常侍制

前人

勅近侍之列騎省為貴歷代迄今選任頗重必詢望實而

後命之工部侍郎歸登朴忠沉厚心無適莫集作詭詐介圭不

飾止水無波澹然自居以致名稱抱此素行歷踐清貫掌

議左掖貳職冬官歲時滋深體望益茂可以備顧問應對

之選列言語侍從之臣冠貂附蟬立之于右訪諸時論僉

以為然可守右散騎常侍

授趙真齡右散騎常侍制

杜牧

勅仲尼曰慎擇邇臣為入之道

集作導

夫言語應對之選為

顧問耳目之官若非善良必致壅害朝散大夫守太子賓客上柱國漢中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賜紫金魚趙真齡其先君子祗事祖宗出入屏毗餘四十載爾為令嗣克肖素風好學頗專樹善不倦凡曰賢彥無不與遊雲水登臨多聞放志風塵趨競殊不縈心是以長人有慈惠之名處官無纖介之失其為行已斯亦多矣丹墀文陛之內貂羽金蟬之榮超以授之無忝所舉可守右散騎常侍散官勳封賜如故

授令狐定右散騎常侍制

崔蝦

勅前西川節度副使令狐定夫言語侍從之臣朝夕論思獻納必求明誠端厚文而不佻者以備吾之顧問今以定業茂儒素道光縉紳恬於晉取之機鬱有貞方之譽踐歷華貫周旋正途佐台席而籌畫居多登副車而聲猷甚暢從知既久畢志方歸嘉其委質之誠寵以附蟬之貴阮貂換酒潘直逢秋既榮高閣之居亦有達人之美勉思清切以遂優游可依前件

授裴廷裕左散騎常侍制

錢翊

勅具官裴廷裕國之用材在乎稱職况詞臣之任君命所垂苟詳慎之有垂繫事機而實重既聞輿論得以移官以



爾學植素深文鋒甚銳自居侍從亦謂勤勞乃推游刃之功庶叶匪瑕之道未能降秩且復立朝珥貂猶假於寵光夾乘仍親於左右將存大體以息多言可依前件

授李漸右總目作左騎散常侍制 薛廷珪

勅國家龍朔中有侍極官今之左右常侍也前代崇寵秩比侍中李密叅帷幄之謀時號清重之選從容獻納允屬名儒今執政言爾具官李漸地實華腴性惟貞介聚學為已脩禮藩身清明照物以忘疲澹泊居貞而有守來司綸誥潤色推工去卧雲山含章見譽增重價誠由於合櫃固深根頗異夫掘苗久漏搜羅幾為遺逸昇之近署官以封貂宜俟併伸勉從虛佇可守右散騎常侍校正五十一字三百八十卷終